大學三部曲

Kaith

不知道從那裏來的感動，或許吧！那種不可等閒視之的蛻變發生在你我身上，所流露出來的不僅有着二十歲的弱冠氣慨，還加上些許的愁吧！

只是，愁又如何呢？秋風飄下來的落葉，對立案頭前的空虛，以及目視雙雙成對的寂寞都是愁，二十了，那是人們所謂的分際點，分開了童年往事和塵俗世事，而當我們看到路旁嬉戲的國家未來的主人翁，以及面對老成面孔的成熟內斂的國家棟樑，卻發現：沒人為二十下注聊，我們是什麼？探問自己。不願屈就於心理學上的名詞。大學了，即使無法悉數表明二十歲的伙伴，也只能盡力寫出自己的感受，或能為你所感動，也彌足安慰了。

一

剛剛逃離翁老ＤＪ式的播放，沒目的的往社窩裡鑽，空蕩蕩的，像沒人要似的。地下室的空氣總帶點潮溼，令人怪難受的，拿起李宗盛的錄音帶，沒命似的放起來，那份空寂感真的很惹人厭。「你現在，是怎樣的孤獨喔！」順手拿起書架上的書，「再生緣」張曉風寫的。翻了兩三頁，只是沒那心情，也沒那氣氛，今天總覺得怪怪的，好像什麼事都不順似的。「回去吧！反正開冷氣嘛！吹冷氣睡覺總比待在這裡發呆好。」想想終究還是算了。看到桌上一本微積分，想這學期還沒去上過一堂課，亂對不起老師和父母的。三萬元的學費給我來學校睡覺，當年進來學校時所發的豪情壯志的誓也不知道到哪裏去了。「上大學我絕不會翹課的。」這是在成功嶺上聽到王建煊次長的演講，有感而發的。「回去吧！」這個念頭又起來了。想起那時候王次長所說：「大學生活，如果沒有獲得你該獲得的，那你只會在大四時後悔的說出：如果再重回到一年級，我會怎樣、怎樣……。」「哼」的一聲，笑的是他那時刻意表示的厚黑眶的眼鏡，形容自己是個有價值的書呆子，「我是否也去買一付同樣的眼鏡呢？」把玩著桌上兩粒棋子，心裡突然冒出這個念頭。